

# 文化因素与战后日本的核政策

李 军 尚 侠

[摘要] 战后日本能否始终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国家政策,是国际社会防止和控制核扩散的一个焦点所在,因此一直受到密切注视。作为学术选题,核政策问题通常是日本政治的领地,但日本政治在本质上是文化与人的产物,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一直影响和制约着日本人关于核问题的思考与行为方式,而离开了这样的视角,对日本核政策的认识注定是不完善的。

[关键词] 日本人;文化;民族心态;核政策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3-7411.2011.03.017

[文章编号] 1003-7411(2011)03-0125-(5)

[收稿日期] 2010-12-24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伪满’历史文化与现代中日关系”(10YJAGJW013)

[作者简介] 李 军(1969-),女,吉林人,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留学生教育学院讲师;尚 侠(1949-),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 130024)

## 一、日本核政策的文化解读

1945年,美国先后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代号为“小男孩”和“小胖子”的两枚原子弹,将实验室中的数据幻化成硝烟弥漫的实态,在加速了日本法西斯投降的步伐的同时也宣告了人类跨入了充斥着忧患与恐惧的核武器时代。

战后,全球核问题的总体趋势是在矛盾与曲折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少数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大力研发核能应用技术,并同时严格限制其扩散;另一方面,无核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渴望拥有核武器与核技术的走向。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战后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尤为敏感。总体上说,日本文化的总体规律与特点,一直在直接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家核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战后初期因战争而国力罄尽的日本,面临的是接受反法西斯同盟惩治的处境,基本国情是民族的生存危机问题,殆无可能去做核大国之梦。与此同时,实质上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尽管出于国家战略的思考、有将日本纳入自己旗下的所想,但对日本的未来显然缺乏预见性。把美国的民主主义政治强加给日本,是麦克阿瑟最感兴趣的事情。美国帮助日本制定了宪法,其中第九条条文中“宣布永远摒弃战争,也不保有发动战争的任何潜力”<sup>[1]</sup>的限制。1947年的日本宪法,虽然规定了日本不能保留陆海空等以发动战争为目的的军事力量;但是,却未能明确规定日本可否拥有核武器的条款。这一疏漏,不但表明了当时人类核认识的局限,同时也成为其后日本核政策的可变性的起因。直至今日,一些主张日本有权拥有核武器的军国主义势力亦以此为借口,致力于日本有核国家的合法化。

1955年,日本政府在宪法的基础上推出了《原子能基本法》,严格、详细地规定了原子能的使用范围和方式。这样,作为政府,日本最为实际的反对核武器的承诺,是1967年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的“不拥有、不运进、不制造”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sup>[2]</sup>这一框架,亦为其后历届的政府所认可。还需说及的是,1970年日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推进世界无核化的进程中留下了世人可以接受的形象。

与此同时,日本核政策的两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理由在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日本为确保自己不再遭受核打击和其他外来军事力量的威胁,同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边在高唱无核化的同时,一边则依附于美

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可见,日本选择的是以自我文化的暧昧性面对核问题。表面上由政府发言人扮演拥护“无核三原则”的角色,实际上则在同步奉行民族中心主义哲学,由政府官员、民间右翼分子上下呼应,审慎地、不间断地发出日本有权利拥有自卫性质的核武器的试探性言论。<sup>[3]</sup>

日本第六十六届总理大臣三木武夫,国会上针对在野党的咨询时就强调过:“无核三原则是‘国是’,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不会排除拥有核武器”。<sup>[4]</sup>此后的历届日本首相,在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广岛、长崎的和平纪念大会上也都声称: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及日本的安全,日本仍然需要美国的核保护。明暗之间,看似有些滑稽的日本国家首脑,本质上都没有脱离日本的文化立场在进行各自的政治表述。

2010年8月6日,日本现任首相菅直人,在广岛例行的和平纪念大会演说中再次谈及:“作为唯一一个原子弹受害国,日本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日本有责任和义务推动弃核进程”。广岛市长秋叶忠利继之提出日本应当为无核化立法的问题,而随后的内阁官房长官仙谷在答记者会上对这一提案立刻明示了相反的立场:在核武器不断扩散的今天,美国的核威慑力仍然很重要,“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众所周知,无需立法。<sup>[5]</sup>

可以认为,日本的核政策不但因朝秦暮楚而缺乏可信性;而且,其实用主义的文化根性也决定了这个民族随时可以选择利益而放弃规矩。诺门罕战役、偷袭珍珠港、真心诚意地完成对美国立场的180度大转弯,仅现代历史上的例证便比比皆是。

资料显示,日本目前拥有的核电站已超过50座,居世界第三位。核武器的主要原料“钚”的储备量达40余吨,分布于日本本土及英法等国。<sup>[6]</sup>同时,拥有大量尖端设备、高素质研究人员。足见,如同日本的自卫队不啻是一支浓缩的军队一样,从技术层面来讲,短时间内将本国的技术优势转化成核武器优势之于日本并非难事。

可见,随着战后人类认识的升华,将自己打造成积极推进世界无核化进程的使者,是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所为;根据日本的利益决定是否随时拥有核武器,则不仅是国粹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同时也是日本的文化特性的固有逻辑。一旦国际风云变幻,或者有一天日美同盟关系出现松动甚至破裂,日本人利用其发达的核技术在短期内变成有核国家,无疑已事在定中。这是日本文化演进规律与特性的必然归宿,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 二、遭受核打击的民族心态

1945年的那场核打击灾难,之于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所造成的伤害之深是毋庸置疑的。这使得日本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了解核武器的危害。1996年被列为世界遗址的原爆大圆顶矗立在广岛市中心,吸引着无数的和平爱好者,时时刻刻提醒着日本以及全世界人民,勿忘原子弹爆炸酿成的惨剧。而人们难于理解的是,日本原爆幸存者中的大多数人,对自身的遭遇所采取的缄默不语的反常态度,究其原因,概在于日本的文化模式有别于他者的一种存在,对于“外人”而言的反常,在日本人看来却常常是正常的。

日本人对来自他者的恩情、恩惠的理解方式,也往往是其他民族所费解的。对家庭、社会特别是天皇的感恩之心,之于日本人是与生俱来的。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受到陌生人哪怕是很小的恩惠,也会成为授受者的思想负担,甚至会导致羞愧或气愤的情绪出现。因此,日本人不会轻易地主动去帮助别人,同样也不希冀毫无缘故地受人恩惠或助力。广岛和长崎数十万幸存下来的无辜的原爆受害者,实际上在现今的日本社会已毫无理由地变成了边缘人。这种莫名其妙的现象尽管令人疑惑,但又委实是日本文化习俗的一种必然结果。

由于原爆后遗症多表现为可怕的皮肤瘢痕,以及可能遗传给后代的辐射综合征,从而使得包括社会上层和平民在内的非被爆者,都十分避讳谈及这一话题。其一,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便在于无缘无故地给被爆者以过多的同情,会使对方因感受到别人的恩惠而羞愧不已。其二,被爆者自身也认为用自己可怕的病症去博取别人的关注是一种耻辱,即使是作为战争的无辜牺牲品,日本人也不渴望他人同情的眼泪。因此他们才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竭力掩饰不该遭受的苦衷。这样的文化心态,势必同时导致一种弱者的心理。从而使得对正义的渴望、对施暴者的谴责,被莫名其妙地放弃了。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其罪恶罄竹难书;但是,这与因此首当其冲、成为核打击的受害者之间,没有理由找到某种必然联系。可以认为,同样是文化因素导致日本主动丧失了追究核武器使用的责任,以及为防止这样的重灾不再重演的诸多努力。日本的文化类型只能属于自己,走出国门便成为一种倒错的存在。

不仅如此,在文化强制力量的重压之下,被爆者的处境只能是越来越艰辛无助,获得应有的关注和理解的可能性,甚至会缩小为零,导致被爆者实际上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被歧视和遗忘的群体。这样,当原子弹的巨大伤害在对政治、军事利益渴望的潮流下被冲淡以后,人情冷漠的日本社会便无异于患上了健忘症。

民众对核武器以及核能的认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的政策宣传和导向。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了复苏军国主义，极力夸大和渲染别国的军事实力和对日本的生存威胁。借以误导民众、认同日本拥有自卫性质的核武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想要知晓和了解原爆受害者的真情实感，文学作品几乎成为唯一的途径。而且绝大部分原爆作家也是那场原爆惨案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文学的真实性要求也决定了作家们要么不写，要写就必须讲真话。实际上的情景也是这些作品选择怎样的体裁，厌恶核战争、反对核战争，以及对核时代到来的忧虑感和恐惧感，大抵是作家们共同认定的、永恒的主题。

这一来自文学、影视作品等艺术传播途径，由于多以“核”的存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为描写基调，从现实、科幻等多维视角加以展现，因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大众的核认知，使读者从这些对核时代的合理的阐释当中认识到了核武器的恐怖与核能的隐患与弊端。现实生活中，可以说这样一批原爆受害者具有核武器非反不可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原爆的惨痛教训永远都不会在他们的记忆里风化，这些人对核武器的恐惧与厌恶是无以复加的，因此也是无核化的坚定支持者。按理说，原爆作家群作为文化的精英，不但冲破了日本社会的怪异习俗，证实了作家的良知，完全有理由征服日本的读者和世界的舆论支持。然而，面对日本文化的高墙冷壁，寻求变异的作用不过是微乎其微。所以，在力量上显然难以与日本的政治相匹敌。对于崇尚实用主义文化的日本人而言，国家利益与原爆受害者之间，前者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

在上述两种传播途径的交互影响之下，日本民众也普遍形成了充满矛盾的核认知。在大江健三郎的《广岛札记》和《洪水淹没我灵魂》等作品中，就真实地反映了这样的岛国民情。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稀缺、人口相对众多的岛国，要保持其经济大国的地位，在匮乏天然资源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不仅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同时也不得不依赖核能研发带来的高效节能的生产力。此外他们在惧怕核武器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国家有足够的核威慑来保护他们危机四伏的生存空间。看来，日本的原爆文学，同样无力与造就了日本人的文化相抗衡，因为这样的文化同样是日本造就的。

### 三、核认识的视角与误区

原子弹的投放在直接导致了二战结束的同时，也成为提高日本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契机。<sup>[7]</sup>此后，原爆问题不仅成为日本现代作家看重的题材，甚至也演变为大众普遍关注和与涉猎的语境。广岛的罹难，激起日本作家用笔记录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的强烈责任感。他们从肉体、精神等各个层面描写了核打击给日本人带来的痛苦与精神世界的扭曲。妇女、儿童遭受原子武器袭击后的惨状为重点着笔之处，无疑也让世人对广岛顿生悲悯愤懑之情。这种民族悲情的叙事方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突出“受害”意识的描写，仿佛美国的原子弹毫无理由地伤害了日本的老百姓，这便与历史真实相去太远了。

人世间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遭此大劫的日本人实在是应该想想自己与原子弹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缘分。说得更直白一些，不愿意承认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日本政治家们，利用日本文化特点为自己找到了又一个障眼法。将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吸引到日本受害者身上，使原爆认知成为“受害文学”，借助文学的手段装点自己的过错，这是当代日本人的一种拙劣的文化创造。正如有学者所言：既然是严重的“战争受害者”了，那就不存在什么战争责任问题了；反而应当向对日本施加这种危害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追讨公平了。<sup>[8]</sup>

同时，必须说及的是，麦克阿瑟虽然对日本进行了方方面面的革命，但是却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日本的文化。诸如对天皇制的保留、对战犯的宽容等都势必导致了日本关于二战认知的某种偏差。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大国地位的形成，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被迫面对反思二战中对他国“加害”的罪行，似乎民主主义思想已经在日本生根、开花。战争责任、历史反思的直接目的和客观效果，显然在于取得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谅解，并进一步获取与亚洲经贸往来的最大利益。这是一种国家方略，也是一种文化输出；然而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日本都不能说是一个成功者。不消说国家行为中的民族主义、利益至上很难换取他国的宽容谅解与真诚回报；文化根性中的狭隘与暧昧，无疑也会导致日本方式的步履维艰。与日本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战败后的每一年他们几乎都在反省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过，6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子孙依然在代替父辈们对曾经伤害过的民族深深地忏悔、真诚地道歉，总理亦可以在波兰无名烈士墓前跪拜。这种事情日本人是断难做到的，原因概在于文化的根性使然。

遭受核打击的日本，对“受害”与“加害”的认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样态。对“加害”行为否定的暗流始终在日本岛内鼓动、流淌。否定战争罪行、为军国主义鸣冤叫屈的“自由主义历史观”，高扬日本民族主义，彰显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以日本为中心的文化劣根性暴露无遗。但是将这种观点加以普及、改变普通大众的认知,其危害性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小林善纪的漫画《新傲慢主义宣言·战争论》销售量达50万册之多,<sup>[9]</sup>书中对战争的袒护无以复加、对侵略战争的矢口否认更是荒唐可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样的漫画对毫无战争体验、不了解历史、无从知晓广岛、长崎是作为加害与受害复合体而存在的日本年轻人来说其危害性之大不言而喻。毕竟历史不同于小说、漫画,不是由误解引起的矛盾冲突越多就越精彩,对待历史,我们应该像对待真理一样,正视事实,而不是曲解抑或掩盖事实,惟其如此,人类在发展的道路上才能少一些血和泪的教训。直视历史问题,就必须超越日本文化立场与价值观念;制定核政策,也只能在这一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战后已经过了60余年,日本文化制约下的核政策,距这一目标显然尚远。

2010年10月,第六次中日两国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国民彼此的信赖度下滑,为2006年以来4年中的最低点。<sup>[10]</sup>两国共同关注的敏感问题仍然是历史、日本政治家的言论等几个方面。由此不能不说如何看待历史问题是构筑两国关系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日本制定核政策,维护东亚、东南亚和平所不可缺少的因素。2010年5月30日温家宝总理访日时在国会演说中主张:不要怕触及历史问题,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强调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就是说,绝不延续仇恨,因为造成那场悲剧的,是日本少数军国主义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sup>[11]</sup>中国领导人的宽容大度昭示了要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持续发展,相互理解包容是重要途径。

#### 四、“核”与“他者”的文化链条

“美国的绝对影响,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学问、大众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在如此广泛的领域里,日本国依存于特定的外国,这种事在1945年以前是没有的。大陆文化对古代日本的影响虽然远为广泛,远为深刻,但中国方面并没有军事的、经济的压力。19世纪的‘开国’,确实是在军事的压力下进行的,但在其后的西方化过程中,作为样板的先进国没有集中于一国。其影响也没有及至大众的风俗习惯,在这点和战后三十年的状况大不相同。”<sup>[12]</sup>日本知识界关于战后日美关系的这一认识,应该说是相当精辟而深刻的。依附于强者发展自己,是日本文化的一种惯性;对美国全方位的、单一的依附,则是这一文化惯性在国际关系领域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无论日本核政策的构成与影响因素如何复杂,离开日美关系来讨论这一问题,都难免有些舍本逐末的味道。

美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交战国,毫不含糊的敌对立场导致美国对日本动用了原子武器。然而,美国在战后竟成为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日本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了政治、经济、科技上的复兴,一跃而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经济大国。被日本人称作“外人”,至今都很难理解曾经发誓要“一亿玉碎”、“本土决战”的国家,在天皇宣布日本战败后,竟然没有任何反抗地坦然接受了美军的占领,从敌对国家陡然转化为盟友关系。本尼迪克特曾用“善变的伦理”<sup>[13](210)</sup>来解释日本人的这一巨大的行动反差。日本的文化史表明,这个民族很容易发生在外人看来是原则性问题上的突然转向,这样的文化认识对于理解日本的核政策,同样是须臾不可缺少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背景是,战后日本是在美国提供核保护的前提下,去努力树立倡导无核化国家形象的。同样并不复杂的逻辑在于,日美同盟的稳定程度是影响日本核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这样看来,在日美同盟尚且稳固的今天,日本争取合法拥有核武器的进度不会太快,才是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的。即便如此,那些主张日本有权拥有核武器的右翼势力仍在蠢蠢欲动,公然鼓吹日本拥有核武器的合法化。近年来日本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中可以看出,日本试图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争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宽泛领域的主动权。足见《日美安保条约》只能减缓日本拥有核武器的日程,无力、也没有可能保证日本永远作为一个无核武器国家而存在。从根本上说,日本是否会拥有核武器,最终将取决于其国家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何时受到损害。归根结底,日本的文化规律,才是决定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及其改变的决定性力量。

日本人大都有强烈的荣誉感,这也便促成了做任何事都追求尽善尽美的民族性格,赢得别人的尊重对这个民族来说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国家,日本绝不会甘心被笼罩在战败国头衔的阴影之下,渴望拥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的心理,注定了日本必须要在亚洲赢得邻国的肯定和尊重。尽管战后亚洲国家也在努力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日本,而且除朝鲜外都陆续与战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加强了与日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往来。但是,只要触及历史遗留问题,各国同日本的关系还是会不时变得紧张和敏感起来。战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战争行为的指责和声讨,以及亚洲国家要求其深刻反省和道歉的呼声,都未能使日本真正改变其特立独行、唯我独尊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行的确公开表示过歉意,但是从未做到过真正意义上的言行一致。日本在同亚洲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尤其是与中、俄、朝、韩等亚洲大国的关系中显示了明显的两面性。其一,总体上奉行和平友好,互利

互惠的外交方向。其二,实际操作中显示出强烈的民族自私性和极强的防范心理。曾经受到其伤害的国家也很难被这样的言不由衷的文化方式所感化。

日本总是将中、朝、俄三国当成自己军事上的假想敌,对于这三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动向一直十分关注,这同时也是日本文化的危机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固有形态。日本常常会有意夸大中朝的军事实力,宣扬两国的军事威胁论,并以此为借口试图将扩充自卫队、拥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等意图合理化。在与中、俄、朝、韩的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也从不示弱。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借机宣扬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引起日本国内对华不满情绪;日俄北方四岛争端,日本试图推翻二战结果,否认二战后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双方多次磋商未果,在朝鲜核问题上日本最为敏感和警觉;日韩独岛(竹岛)问题,双方的争执也很激烈。

“与其说日本人重视罪,毋宁说更重视耻。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sup>[13][154]</sup>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国家,日本一向为赢得国际社会的地位而不懈努力,渴求“日本第一”的目标从未舍弃,这显然包括拥有核武器和核能在内。西方文化哲学虽然意识到了东方的耻感与西方的罪感在文化模式上的不同,却无力揭示“耻”的标准。所以,无论是作为美国的附属国,还是为了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日本都翻云覆雨、从未有过一丝的羞耻感,更不用提拿中、朝、俄说事了。

综上所述,日本核政策及其演化的根源,无不在于日本文化的实用性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包括核政策在内的日本国家政治是自相矛盾、缺少恒定性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安保运动的失败,表明日本的民族性也会曾因屈从日美关系的巨大利益而雍软过。日本成为核大国不在近期,但决不能排除未来的什么时候成为可能。

### 参考文献

- [ 1 ] 埃德温·赖肖尔. 日本人[M]. 孟胜德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 111.
- [ 2 ] 赵恒. 日本核政策的回顾与前瞻[J]. 日本研究, 2003 ( 2 ): 48.
- [ 3 ] 盛邦和. 日本战后新日本主义叙论[J]. 东北亚论坛, 2009 ( 4 ): 16- 24.
- [ 4 ] 栗原贞子. 核天皇被爆者[M]. 东京: 三一书房, 1978: 12.
- [ 5 ] 产经新闻, 2010- 08- 06 <http://sankei.jp/msn.com/politics/policy/100806/plc1008061234013-n1.htm>
- [ 6 ] 夏立平. 论日本核政策的走向与影响[J]. 国际观察, 2008 ( 4 ): 9- 15.
- [ 7 ] 日本原爆文学第 15 卷[M]. 东京: ほるぷ出版, 1983: 209.
- [ 8 ] 刘炳范. 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09.
- [ 9 ] 黑古一夫. 记忆历史与记录文学[J]. 世界文学, 2007 ( 6 ): 270.
- [ 10 ] 黄琳. 中日民间互信经受考验——2010中日舆论调查结果出炉[J]. 瞭望东方周刊, 2010- 11- 08 载《新浪网》,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11-08/140121433961.shtml>
- [ 11 ] 刘轶瑶, 谢宏宇. 温家宝强调中日应加深互信[N]. 国际在线专稿, 2010- 05- 30 载《国际在线》, <http://gb.cri.cn/27824/2010/11/08/3245s2868633.htm>.
- [ 12 ] 加藤周一. 日本文学史序说[M]. 叶渭渠译. 北京: 开明出版社, 1995: 444.
- [ 13 ] 本尼迪特克. 菊与刀[M]. 吕万和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10, 154.

〔责任编辑 李英武〕

## Cultural Factors and Japan's Post-war Nuclear Policy

LI Jun SHANG Xia

**Abstract** Whether Japan can permanently insist the national policy of "Non-nuclear Three Rules" after World War II is the focus for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nuclear proliferation. Therefore, this issue has attracted focused attention. As for academic topic to be discussed, the nuclear policy issue is the lasting political field. This thesis is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issu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Japanese ethnic culture. And also try to basically indicate that Japanese politics is the core of culture and person as a result. It will be in perfect to identify the Japan nuclear policy without realizing that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culture has been influencing and limiting Japanese peoples' thinking style and behaving style on nuclear issue.

**Key Words** Japanese; culture; national mind-set; nuclear policy